

## 当劳动力调查遇上“朝阳群众”

■ 施宇东 张宜浩

因多次举报违法案件而爆火出圈的北京“朝阳群众”，一度被全国人民所熟知。现如今，随着基层群众自治能力的不断提升，朝阳区普通居民也被亲切唤作“朝阳群众”。安全意识强，固然有利于保障人身财产安全，但一定程度上也为劳动力调查的顺利开展带来了不少挑战。当劳动力调查遇上安全意识强的“朝阳群众”，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

“这个月刚开始就被调查户举报了。”一大早，社区劳动力调查员小张就向科里打来电话倾诉委屈，不知不觉间小姑娘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。二十岁出头的小张，从事劳动力调查已经近三年了，可以说是一名学历高、经验足的“老将”，但这次劳动力调查摸底排查

又碰上了一位“警惕性超高”的调查户。小张刚敲门说了没两句话，就被“咣”的一声拒之门外，对方反手就打了举报电话。收到市长热线反馈回来的举报办理回执单后，小姑娘委屈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。

小张的经历，只是朝阳区劳动力调查工作的一个普通片段。作为承担首都劳动力调查样本量六分之一的核心大区，朝阳区劳动力调查大样本轮换涉及实地踏查摸排建筑物2300余栋，月度调查覆盖全部43个街乡、145个居(村)委会，月均需要敲开近2500扇房门。每月200余名调查员穿梭在朝阳区大街小巷，既要耐心向调查对象解释劳动力调查工作，又要抽丝剥茧、细致入微地巧妙获取居民工作、收入等敏感信息；既要防止电话回访被当成电信诈骗，又要避免敲门调查被当做非

法人户……每个调查员身上都背负着不小的担子，有时甚至要承受不被理解的委屈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片区域开展劳动力调查还有着其他鲜明的“朝阳特色”。例如，从住房类型来看，这里既有外使领馆混居区，也有高端别墅；既有村民自建房，也有待拆迁腾退区域；既有老厂福利分房，也有高校学生宿舍，实地踏查和上门调查难度大。又比如，从朝阳区的就业类型来看，既有灵活就业近十年的自媒体主播，也有互联网前后端开发运营人员；既有航空运输调度工作者，也有依托线上承接业务的各类新就业群体，覆盖全部二十个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，行职业对应的编码错综复杂，一手调查数据规范化编码难度大。总之，要把劳动力调查这项工作抓实抓好，一句话——不轻松。

倾听了小张的委屈，劳动力调查科科长安慰道：“群众的质疑和误解，咱不怕！科里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。”越是艰难越向前，整个科室迅速行动起来，第一时间对接街道和社区，凝聚多方合力，通过电话沟通、预约登门、入户宣讲等方式，详细介绍统计调查知识，积极回应群众质疑，逐步打消了调查对象的警惕和防范心理，确保入户摸底全覆盖、无死角。

今年，首都劳动力调查再次吹响样本“焕新”的号角，朝阳统计调查工作者又将面临不少新挑战。“瞧，咱们的蓝马甲同志又来了！”许多社区居民笑着这样招呼他们见到的劳动力调查员。这种温情，无疑给调查员们平添了克服困难、完成任务、摸清实情的信心和力量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朝阳区调查队)



展翅

秦钰婷 摄

雾染晨光

姚丹 摄



塬上春信

■ 王晓华

我家在三门峡的黄土塬上。黄河在这里拐出一道弯，环抱着村庄与田野。

塬上的春天，雨少雾多。晨雾从水库方向漫起，把大坝、村落一同笼罩，只留山脊上的输电塔隐约可见，像是提着一盏灯。

最先感知春意的，不是草木，是风。塬上仍带着冬日的苍黄，风却先软了下来。风贴着河面掠过，将残冰一点点吹酥、吹融。老船工常说，这时候的黄河水“发甜”——上游高原冰雪消融，把一冬的清冽与滋养都顺流带下来。河水也跟着温润起来，携着融雪，把春天的讯息一缕一缕送到田间地头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春天从不是日历上的符号，而是靠着一辈辈传下的农谚慢慢苏醒。这时候念起农谚，格外应景。芦苇荡里，灰鹤常常单腿静立，久久不动，像入定的老者。农谚里说的“河开雁来”，原来也包含这些守着黄河不肯远去的生灵。

“惊蛰不耙地，好比蒸馍走了气。”惊蛰已过，塬上冬小麦次第返青，远看一层淡绿，像撒在黄土上的碎玉。农人扛着耙具下地，将板结的土层轻轻划开，让地气向上舒展。一耙下去，土块碎裂的声响清晰可闻，那是春天在泥土里翻身的声音。农谚不是玄妙的东西，是人与土地的对话，说得多了，就成了朴素的诗。

向阳坡地上，迎春花才鼓出花苞，野蒜、白蒿、野菜次第冒头，是黄土塬独有的春日滋味。野蒜村里人叫它“小蒜”，挖回来洗净腌制，能一直吃到麦收。孩子们放学也爱往地里跑，跟着大人拔草、挖野菜，

一身尘土，却满心欢喜。

母亲常说，春日食野菜，清润养人，是一年的好开头。简单凉拌，或是拌面蒸制，不用繁复调味，便有泥土与春光的清香。

清明一到，黄河峡谷才算真正热闹起来。桃花汛至，河水浑黄浩荡，打着旋奔向下游。岸畔台地上，苹果花顺势绽放，粉白的花潮从坡底一直漫到山顶。风过处，花瓣轻落，沾在农人草帽上，落在播种的耒车里。

这时节的农谚也多：“枣发芽，种棉花”“榆钱黄，举家忙”……榆钱缀满枝头，嫩黄鲜亮，风一吹轻轻摇晃。老人们说，榆钱一黄，地里的活计便一桩接一桩，再也闲不住。田埂上、渠水边，犁地、撒肥、点种的身影往来不绝，吆喝声与笑语唤醒了沉寂一冬的黄土塬。

今年春来稍迟，可地气一暖，庄稼便迎着风往上生长，半点不误农时。小麦已经拔节，远看一层新绿，像大地轻轻呼出的气息。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人，从小就懂得，地里忙起来，春天才算真的到了。春耕的身影落在黄土上，一俯一仰，都是对日子最踏实的期许。

在灶间忙碌的母亲，在地里耕耘的乡亲，与黄河的风、塬上的土、田间的绿一同构成了最真实的春天。不用翻老照片，也不用特意回想，只要风里有泥土的气息，田里有青苗的颜色，春天就一直在，安稳而有力。

风从黄河来，春在农谚里，人在天地间。黄土塬的春天，不张扬、不喧闹，却藏着最扎实的生机与希望。一代又一代人，守着这条河、这片塬，跟着节气耕耘，伴着春风生长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岁岁年年好光景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三门峡调查队)

雾染神农青

■ 王瑞

北纬31°的风，载着神农架的灵秀，漫过叠翠的群峰，掠过澄澈的九湖，将暮春的清润与温柔，悄悄揉进我们统计人的步履间。作为国家统计局神农架调查队的青年，我们的青春，在神农架这片藏着神话与生机的秘境里，以山水为证、笔墨为凭，轻轻奏响着时代的数据乐章。

神农架的暮春，是浸在绿意里的浪漫色块。绯红的杜鹃褪去几分热烈，却仍缀满山径，从海拔三百米的河谷到三千余米的巅峰，与黛色的冷杉、苍翠的箭竹相映，晕染出一幅湿润的山野长卷。我们背着调查本穿行其间，青蓝色的工装与山间的青绿、花的余红相映成趣，脚步踏过覆着晨露的石阶。每一次入户走访，都是一场与自然的温柔邂逅——看农户门前的七叶一枝花缀着晶莹的露珠，听山间金丝猴的清啸穿越林海，我们把农户的耕耘与期盼，一笔一笔细细记入台账，让原本冰冷的数字也浸染上杜鹃的余韵、草木的清香。

雾起时，神农架便成了一帧流动的诗行。乳白色的晨雾缠绕着群峰，将神农架的轮廓晕染成朦胧的水墨，大九湖的湖面倒映着流云与雾影，仿佛天地间所有的温柔，都悄悄沉淀在了这片秘境之中。我们踏着雾色出发，指尖拂过带着湿气的调查本，笔尖划过纸页的轻响，与山间的溪流声、松涛声交织成韵。那些俯身核对数据的瞬间，那些耐心倾听农户心声的片段，那些在雾色中并肩前行的身影，都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脚。我们扎根这片“华中绿肺”，把每一组农业数据、每一项民生记录，都化作守护这片秘境的微光，让青春的色彩，悄悄晕染在神农架的每一寸山水间。

雾散时，神农架便成了一帧流动的画卷。我们在红坪画廊的春韵中，记录林间作物的蓬勃；在天燕景区的云雾里，核查生态保护的足迹；在神农架的古杉下，聆听岁月与坚守的共鸣，我们把对这片土地、对统计事业的热爱，都悄悄融入每一次走访、每一组数据、每一段书写中。

暮色渐浓，雾色轻拢，山间的灯火次第亮起，与星空交相辉映。我们伏案灯下，梳理着一天的调查数据，纸页上的字迹被灯光晕染出温暖的光晕，如同神农架的星光，温柔而坚定。作为神农架调查青年，我们让青春的色彩漫过神农架的群峰与湖畔，让每一份数据都藏着山水的浪漫，每一份坚守都映着青春的荣光，在这片神秘的秘境里，以实干赴韶华，以温柔伴坚守，把赤诚与热爱默默写进岁月长卷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神农架调查队)

一碗水粉里的南丰烟火

■ 王岚

我从小生长在南丰这片土地上。这儿的人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，一湾盱江碧水滋养了满山蜜桔，也孕育出了独属于这里的烟火滋味。

老辈人常说，“南丰人的魂，在一碗水粉里。”天刚蒙蒙亮，晨雾还未散尽，街头巷尾的水粉店便相继亮起暖黄的灯光，像一颗颗温柔的星星，点亮了小城的清晨。米香混着骨汤与浇头的醇厚气息，在街巷里散开，远远就能勾住行人的脚步。

南丰水粉还有个曾用名叫“出筒粉”，这名字里藏着一段动人的过往。相传它起源于北宋，一位名叫李贵仁的孝子，见母亲年纪大了咽不下干饭，便将大米磨成细粉、揉成软团，装入带孔的竹筒中压出细条，煮熟后给母亲吃——这便是水粉最初的起源。岁月流转，一辈又一辈的南丰人，将这份孝心与手艺一同传承，如今的制粉工艺愈发精细，却始终守着老辈人的初心。

若说水粉是骨架，那一碗高汤，便是它的灵魂。开粉店的人家都勤快，凌晨三四点便爬起来忙活，把猪筒骨洗干净，放点儿简单的香料，大火煮沸后转小火慢熬，一熬就是四五个小时，直到汤色变得奶白醇厚，香味飘满整个小店。

“老板，来碗三鲜粉，多加辣”“老板，来碗鳊鱼粉”……天渐渐亮起，清脆的吆喝声在粉店里此起彼伏。三鲜粉是上班族的最爱，因为出餐够快又足够美味。一勺腌好的猪肉、新鲜的猪肝，在热油里一滑，肉鲜味儿便被激发了出来，再加入卤得软糯的大肠，猛火快炒，撒上蒜粒与小米辣，淋一勺滚烫的骨汤，待汤汁沸腾，便浇在烫好的水粉上，红亮鲜香，一眼便勾人食欲。几口下肚，热乎乎的瞬间驱散清晨的凉意，让人精神饱满地开启一天的忙碌。

一到周末，菜市场里的粉店便挤得满满当当。本地人爱自带食材，有时是自家炒菜剩下的一块猪肉，有时是从附近摊位买的一块新鲜牛肉，让老板帮忙加工现炒成浇头，就着一壶温吞的水酒，慢悠悠地嗦粉、聊天，那份松弛与惬意，是南丰人独有的生活诗意，也是刻在骨子里的烟火情怀。

汪曾祺曾说：“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”在南丰，这人间烟火，便浓缩在一碗水粉里，温热了时光，也抚慰了每一个游子的胃与心，无论走多远，想起这一碗水粉，便想起了家的方向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景德镇调查队)



蝶恋花

李辉 作